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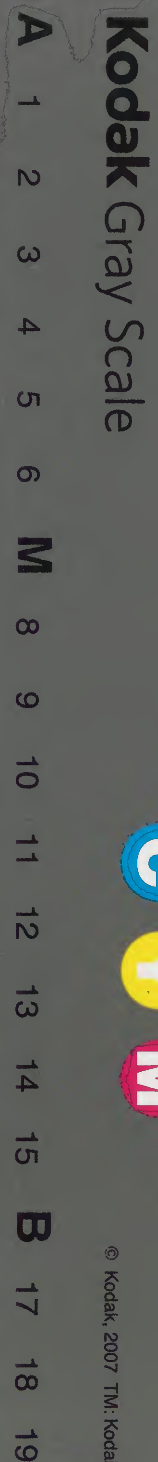
扶桑通史

二十

			和書門類
二	二七九	九	類
三	八七	五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九	二七九	九	類
函	三	五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5
冊數	23 (20)
函號	150 30



© Kodak, 2007 TM: Kodak



伊奈伊丹嶋田牛込北條甲斐庄大岡石黒坂本津

明治十四年購求

山太森萩原計傳第四十六

卷七十一

伊奈忠次先伊奈人也其父忠基時從參事贈納言

忠次少異于衆好稼穡事參公使之為園池監橋

梁固埆地種稻參公益奇之舉掌縣邑之政制錢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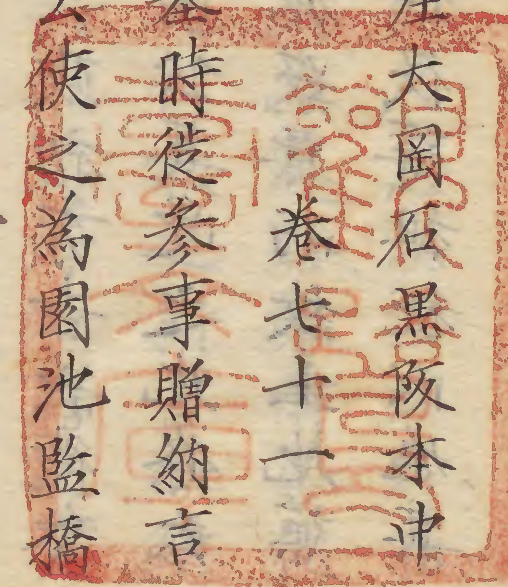
之用務休息民省賦歛民便其政參竟富強秀吉伐

小田原至富士川忠次造船為橋盡濟其軍會天雨

久秀吉欲速渡吉田川見忠次止之召忠次曰軍法

將雨速濟勿止汝止之何汝時知有錢糧耳忠次曰

久雨水至無期前者已濟後者未至溺人必多舉天



下之衆征一隅之寇豈有倍道爭利哉且軍法寡則
速衆則否何常之有公願留意于臣之言秀吉乃為
之止三日平小田原使人致委積于參使者欲算之
忠次曰多無所歸寡無所取何算為必欲算之以倉
數之屈指乃了秀吉駭曰此難得才也能事我封万
石勅吏勿收故所食參地神祖東遷与之鴻巢与故
參地併為万石領三津掌縣邑之政初秀吉欲徙參
于北條氏之墟參公訪之忠次曰公其受之北條氏
之末有暴政無能吏加之以師旅踐蹂而致土地蕪
荒川沢汙穢然其实膏壤也省徭役薄租稅以鳩其

民不數年可北上国公又訪都江戸忠次曰江戸年
鹵其賦不足富国都之可也部吏除道路鑿溝渠徙
商賈作都市募民闢野察土地之性教之樹畜金銀
銅鐵硫黃鹽硝薪炭藥物之屬悉知其所在藉之有
司戶口殷實閩内為沃野併天下軍興不乏者忠次
之功也神祖定天下命画師作忠次侍坐之圖曰是
助我定天下者也其所重如此慶長五年還自小山
止舟房州忠次曰使臣據房州不使景勝南渡上以
為壯許之誅三成拜為備前守忠次又許遠近置津
馭振困窮恤矜寡行仁政于民儉約率下屬吏不敢

侵擾後多至大官者所領百萬石具知風俗險易所
欲必為就之茲邪欺詐未曾釋之必行其罰善斷爭
訟剖決如流是以民愛而畏之佐竹氏北遷討平常
州賊行部至甲州會大藏氏謀作亂忠次獨至其家
直入斬其頭賊駭散走以善勤職賜墾田十分之一
七千石年五十六卒是年子筑後守忠政從阪之軍
神祖授忠政方畧壅澱与大和川久不成神祖意諸
侯不勤召忠政數之令角倉与市漕土石三日而成
堰高二丈廣九尺河水盡竭城中大駭其夜夢有人
介冑挾長刀呼忠政、視之其父也謂忠政曰敵

將燒攻具汝猶甘寢忠政驚悟行城兵視之反走竟
戰鳴野斬首三十級忠政卒其子失侯忠政弟忠治
善竭地力有父之風典閑左公田又善騎馬曾從獵
逐奔豬而斃之大宗悅曰快如搔痒忠治子忠克承
應中立策引玉川北行二里餘東注伏深、地中
作水道所在分之為井從是江都不苦水漸洳數里
雖不當水道亦成井嚴宗時治伊達信夫有惠政子
孫世居是職以愛民為名當興利之臣起百姓猶愛
伊奈氏
忠治屬大河内秀綱助忠次經理東国均貢賦疏沮

澤而民愛之曾祭民治阡陌里長之衣之邊少見帛
犢鼻禪令役褫之併已著布犢鼻禪垢訛懸竿未行
觀役徒務儉素而民化

伊丹康勝先伊丹人也祖父豐勝為駿同用助三浦
義鎮守花沢甲使其舅岡部正綱招降用為水兵長
大隅守甲亡降參死父兵庫頭重勝死于關原之戰
康勝再從阪之軍為德祖使如阿持二衣賜筑波異
人与共載未辞而不受元和九年使侍世子為播磨
守掌甲府城隍肥後侯會津侯奪封為使者往治其
田寬永元年兼留守十九年為司農兼佐渡奉行前

是有綱甲斐小帑納金于府者賈人亦請別納千金
代之康勝曰是無所出必倍帑價買之者無所出必
增已所鬻之錢是一物增價也且如奴婢竟無賠必
為偷盜天下之貨縣官之貨也必欲歸府庫其弊不
止于斯夫縣官之費租賦而足節財慎用不特千金
却其請後以功水封砥国侯致仕卒子勝長復為司
農寬文二年勝長与岡田善政禰治代官一色内藏
獄内藏拔刀斬殺勝長傷善政左右在座者者擊殺
内藏勝長孫勝守元祿十一年無故自殺死嗣絶
鳴田利政関原時以行人使之水戸遷先驅將江都

令彈正忠利政兄曰直時不知所以初從為駿府先
隊將越中守從阪之軍封侯遷泉塚令寬永八年豐
嶋正次殺井上正就于朝辭連直時語在正就事中
於是直時自殺因除人咸誅朝廷非殺人之所利政
曰否宰臣居有侍衛出有騶從唯朝廷得殺人欲死
之非朝不可是時米翔貴貧民無得食利政見宰臣
計之且曰是宜然有貴人乘之殖貨者大老忠勝曰
孰為此事利政曰君舍人以某日買豆於某君家雖
富所須不至此、其一事也其偉直不避權貴如此
大宗時老乞骸骨光陵戍上深思慮万世之後有變

問朝中莫能適旨初列侯或畫秀賴像置豐國廟奉
獻日多上惡之令京兆不修廟任其自壞上朝京師
若遣使者塞門不通人於是利政上對曰上思慮為
祖廟計甚厚是以老臣冒忌諱陳愚忠上所言万世
之後恐復如豐國廟今豐國廟尚在歲使、者致祭
其廟治其牆壁雖万世之後祖廟無虞上持其儀不
下久之曰利政知其一未知其二自古亡國之君梟
其首殺其子孫廟其於何有上雖不能用猶善其策
直時子時之後為甲相於路守寬文中坐事囚萩利
政子守政歷諸官為江都令仙臺有訴會大老府聽

之仙臺相原田直利擊殺伊達宗雪前欲入宰臣所
衛士擊之不能傷守政以為衷甲執槍刺之洞胸死
守政後有罪免

牛込勝登字重忝高祖重行自上州大胡從牛込事
北條氏康北條氏亡王父勝重事神祖父俊重為駿
監察駿侯見遷時失色後召勝登為宮衛嚴宗時抽
御史使之野州復命適旨為長崎尹用金銀省半而
外人共便之琉球入貢物于薩東寧攻奪之勝登讓
東寧王償及所奪延寶五年清柱國少保兼太子大
保林起龍贈書稱其德勝登生孝友接人敬和受南

學于小櫃子天和中致仕子重義嗣
阪本正純嚴宗時補大衛遷新衛抽中尚署厭代時
斷髮送葬護作新廟以勞為侍御史右衛門佐兼檢
取蘓使、檢覈高田之田遷祠曹封侯貞享四年祠
曹阪本正純本多忠尚有罪奪侯使正純食為大衛
將俸

北條氏長者氏勝弟之子也其父早死神祖召見謂
曰是似其伯父也大宗時為先驅將上狩板橋獲多
還問禽之數氏長懷中出紙割之授屬士往禽所束
左足執所餘及報上悅遷新衛將先隊新隊將大宗

厭代為奉行造廟于日光上使、者勞之拜為安房
守事畢歸報除侍御史兼檢取蘇使以氏長從小幡
景憲受兵法命造新征陣圖江都圖迨成刺江都圖
行于外其餘所作兵書尤多時男子山鹿高以亦學
景憲各有異義列侯以下從之者尤多於是世有北
條山鹿之學氏長後勅高以擅言都城之制執從之
赤穗高以弟子咸謂氏長知己不如忌而陷之然其
實有所受嚴宗冲効反者再起咸學兵多徒弟者也
大傳正之尤惡高以以處士抗禮諸侯云高以逮見
林信勝与甲斐德本語作四書註非朱子非朱子自

高以始寬文九年氏長為江都令是時為俠者元盈
閻里白日殺仇于都市之中氏長捕魁首于獄使相
告除罪無得亡匿者其風遂衰為令一年卒二子氏
平江都令安房守元氏南宮衛尉播磨守
甲斐庄正親本楠姓楠州人也曾祖父正治事參從
小田原軍祖父正房以甲寅功賜邑河州憲宗初正
親自司農遷江都令飛驒守以廉名有饋餉持至廳
還其人雖同列不得有變元祿三年卒
中山直守者為北条氏守八王子死節者家範曾孫
也王父照守當北条氏亡以父故賜食邑教世子騎

馬立功于上田大阪之軍父直定太宗時親衛副帥
砲隊將直守復補親衛副帥憲宗時以砲隊將兼捕
盜使嚴酷嗜殺盜賊屏跡上以為能增食四千石諸
衛庶孽先驅士結黨橫于都下市井年少因依作姦
有種、名号趨捷多力吏不能制殺人于衆中不之
覺也直守探知長者主名与所往來聚會期日聞見
戲市谷陽有耶蘓逮率衆圍之其徒恃實無罪而難
拒命頻道就逮直守按其諸作姦殺人盡殪諸獄中
時人快之遷侍御史丹波守歲餘卒德宗時山川義
忠進喜太郎藤掛伊織為捕盜使酷暴然威猛驚無

深刻之意義忠妻不聞考擿之聲不樂伊織以慘毒
罷後憂盜賊復用之日、捕得百餘人多誣服者後
免官怨家襲毀其家上大夫也責曰而此
大岡忠相其先忠勝吉田之戰斬牧野信成忠勝子
忠相孫忠次並死事忠相父忠直為宮衛忠相補親
衛遷先驅將御史為山田令山田与紀接疆每為所
侵前令畏不理忠相至正其界德宗時為紀侯心善
之使其所善遇者使謂曰自愛保壽人雖有材中道
而天不展其力明主不遑酬其勞迨入承統徵為江
都令政寬吏民愛之決訟有出于意表有匠久病屢

主逐之質鋪鋸中屢債後屢主憐之乞三分之一往
賠不可告之吏忠相謂後屢主曰汝已為匠賠償必
如其數叩頭求釋不得贖還鋪鋸斧鑿等具忠相謂
前屢主曰汝奪之居復留其為生之具使匠徒食不
得為坐百日汝亦賠之百日直前屢主不敢不從以
金与匠謝後屢主賣絹者言主人匿其金主人曰無
忠相令二卒褫主人衣為信取金其家其婦以為夫
已言之出金与卒與之失金者責曰而忽所以為生
責主人求不許不忠貫其罪臨廳見訟者曰我盡殺
汝博奕者死意其太重不得有湯取前令裁斷隨類

成編名曰比考錄後令曰以為例為令二十餘年遷
祠曹秩万石然其聲減為令時寬延元年為奏者封
侯四年病免子忠宣大衛將
大森時長享保中以御史如長崎偶其所親善寄書
時長求珊瑚時長召賣珠者留直十五金示它買熟
視曰此是港中第一珠前島原侯購二百金不与焉
此珠在某所鄙人知之時長以為辞侯之二百而受
御史之十五所以求御史不啻倍蓰還珠不買戒後
者不獲取蚩一物長寄人相謂曰前吏咸相載而行
一來長崎數世致富加之權貨益課而望復來長崎

安不因哉安得此御史為奉行哉長崎猶為長崎時
長歸言事十七年為奉行山城守是歲自京師西蝗
無苗稼至冬糶不通死者相望于道港中聞時長為
奉行相慶曰其能振我十二月時長至會道病不視
事港中不知其所病哭相泣十八年正月港中指日
占死時長知多匿米者且日戒食三老至則時長扶
病治文書自昧爽至晡見三老有饑色責曰我為民
減食或終日不食以思民困苦公等半日不食特不
知貧民不得一粒耶所職何事一言不及此咸叩頭
謝汗出浹背時長曰日州有米三萬石取之可活港

中然擅發倉粟罪當死為念不能抹饑法亦死、等
耳公等為我擇焉三老益恐不知所答止曰唯、高
木作兵最弱扼腕前曰公之當此厄不幸耳臣意公
固不免無使一方之民同死且倉粟所以備急也有
若以擅興得罪小人先伏刃庭中以明公之義時長
執手泣曰生則相勸死不背義活千萬人者子之力
也酌酒与之作記取日州米而後命食三老、、出
曰我輩誠小人也何不相助救可救也散所積出与
至坐未散港中價已減且升三百夕七八十前是日
州之漕遠者數十日近在乎旬之外是時五日乃至

長老曰自所聞知未曾在也他縣之民聞之集者數
方時長又問作兵曰救港中職耳若他縣人何作兵
曰救縣官之穀也民縣官之民也穀已有餘不可坐
視其死且流民盜港中併前功棄之分居僧寺煑食
給之頃之東穀至草木亦可食出歸其鄉所活七八
万宰臣傳旨美時長抽高木為代官時長曩傾私藏
救民東歸無獻遺之物諸議因是起二十一年坐事
免長崎思其德攀子則曰森公之子婚嫁必告至江
都拜其門而去

石黑易慎元文中自西城御史出為奈良令但馬守

春日祠多鹿入市觸冒莫得之擊傷祠官曰此是神
愛之易慎曰不可殺斫其角祠官不可易慎曰神豈
愛鹿於人且有崇易慎當此盡斫其角又有殺鹿者
法當死命祠官探籌當死見之曰煩子改卜得當生
曰前者謬矣放之老伍長歷數合為民患苦易慎易
服出入酒肆茶店從容語及得民所疾苦令之政便
于民否吏姦惡勅吏勿得為姦盡祛令之不便者奈
良大治宝曆初遷田安相
萩原美雅本小吏也以有材幹稍遷度支小監享保
末為佐渡令州不知織綿造油多野草無良田美雅

教種木綿與桑民始自織又取草木之實造油墾野
深耕諸可以利民除患者知無不為是時吏道貴勾
剝美雅獨省蠲甚得民之心相州山有管公廟大父
保長安所造也美雅興工不日而成民相謂曰天賚
良守以祚神人遷長崎尹入為司農多覆冤獄云
辻六郎左享保初為代官常曰租賦不待算法有一
考字耳是時德宗新立倉庫空虛所出多於所入命
問郡縣之政六郎左與吉田左兵神谷武右野田三
郎左室七郎左五人對曰問遠郡吏不常居多受民
欺今欲屬列侯何如臣等意置代官不特為租稅往

來過列國治所相接者繡使列侯不得為姦也列國
之事亦在乎君之賢不肖吏之良不良欺與不欺不
在乎斯且事不便而罷恐傷事體問定額良法也當
有水旱下吏錢通何如臣等意定額之縣非大災所
人同知不請檢田近地則遣代官遠地則使代官更
居分地雖它分地往視如已分地問檢田非良法馭
舍送迎飲食貨賂厲民不少臣等意定額雖良法不
可行于旱澇之地檢田未可全廢上然之欲停折米
增直法每一石增一斗六郎左曰民安故常雖利之
不願變法請無改從民之欲六郎左亦答大嶋古心

曰關東關西烟法雖不同其實則一也今吏議欲一其法大不便何者關東雖多烟通與羽伊則居半矣今遽增大半之賦四民通受其弊日本古不稅烟稅烟時米價猶賤非故輕之數世行之一旦革之農失其業僕意列侯邑君得封增賦故不樂為之民近吏不體此意以聚歛為賢使民不願隸縣官是非細故願以利民為務不以厚歛為賢不特農民蒙其沃實宗廟社稷之福也六郎左為司農少監死

史臣曰玉川之謠有之我濯我布思懷罔措物固不如其始之時也嗟乎今之人胡莫之思也要之自古興起之初法令未備唯民之便上者觀成事而進退之因得以自奮而効其用也後世動罹法網唯奉課條不顧利病民困國受其弊為吏者宜鑒諸

曰國志... 卷七十二... 尾相小笠原吉次和泉守貞朝孫也神祖以吉次傳
忠吉為和泉守關原之戰井伊直孝以忠吉馳突敵
之陳吉次為不可直政曰主始將兵當臨觀戰子在
此此軍不在主之在否遂戰有功立忠吉為尾侯吉
次為相吉次子忠重孿于忠吉... 逐其所奉士慙
悲出奔松島忠吉卒造其墓自殺死上乃封吉次笠
間明年神祖獵于吉良吉次所部武川士遮駕言臣
等前以邑屬吉次... 移封以臣等為臣取臣等邑
下吏按驗多佗不法故尾相吉次丹波守富永加賀

陪臣傳第四十七... 卷七十二... 尾相小笠原吉次和泉守貞朝孫也神祖以吉次傳
忠吉為和泉守關原之戰井伊直孝以忠吉馳突敵
之陳吉次為不可直政曰主始將兵當臨觀戰子在
此此軍不在主之在否遂戰有功立忠吉為尾侯吉
次為相吉次子忠重孿于忠吉... 逐其所奉士慙
悲出奔松島忠吉卒造其墓自殺死上乃封吉次笠
間明年神祖獵于吉良吉次所部武川士遮駕言臣
等前以邑屬吉次... 移封以臣等為臣取臣等邑
下吏按驗多佗不法故尾相吉次丹波守富永加賀

守戶田信光攝津守松平秀勝石見守松平正廣咸
坐奪邑誅屬士速駕者

義直封尾大臣有成瀨正成竹腰正信志水宗清石
川光忠渡邊守綱、自有傳

成瀨正成正一子也歲十七以立功長秋將五十砲
卒少年為將未有若正成者也秀吉後欲与之五万
石參公將許正成曰公必遣臣求之于地下秀吉聞
其不可益美之慶長五年以九鬼守隆其父嘉隆從
三成欲擒之行人正成諫曰諸將在此者或父子或
昆弟宗族使吏邑者未知其誰向若捕守隆諸侯內

自疑不宜為用不若歸之觀其所為我軍本不為守
隆輕重且觀諸侯以寬神祖曰善遂用正成之謀遣
守隆人情益安行人正成以百炮將從如関原誅三
成遷為泉堀令十餘年為駿府知政事隼人正兼尾
相封犬山三万五千石以平岩親吉卒也大久保忠
隣由于彥根自傷有反逆之名乱家法使人上書曰
臣罪過多矣議者特以反論臣使臣不得見父祖于
地下矣臣願議者論臣以它事若然試身斧鑕臣不
敢避以其言切無為通之正成曰是我職也袖而入
問進之上、視之意解阪之役奉尾侯再行遂居中

軍神祖厭代尾侯之國定食犬山四万八千石以旧
參地万五千石傳少子之成仕于朝正成卒長子正
虎前已預國政者代立正帝卒子正親定食四万石
属士邑万石寬永三年之成事世子九年賜騎士二
十与酒井忠勝青山幸成守東門十一年卒無子國
除正親子孫世為尾相隼人正
竹腰正信敬侯異父兄也父名正時事上叔氏死正
信從其母事神祖其母幸生尾侯以故事尾為山城
守所得賞賜尤多二子皆居鄉位長子政晴定食三
万石属士邑二万石嗣侯尚長主聞後宮有孕者懷

又欲与侯死政晴令備輿駕責傳母急出主、驚曰
夫將妾為適政晴入見曰主与侯不相中卒然有變
臣等百數伏死于前無益于事臣請奉主歸上早出
就輿長主大慚以衣掩面固謝相君乃止尾侯宗春
自支庶嗣宗以為尾紀与縣官鼎足而立無君臣之
分放肆不知禮儀國中化之德宗使諫之不可政晴
孫壹岐守正式竊恐絕敬侯之緒上書替其位立宗
勝尾尾正式好学下士嘗病欲致仕國中憂愁不為
改歲之具其得人心如此又結交隣園得其驩心尾
大而四隣之援無所不行稱為賢相

志水忠宗者本岩清水祠官也。龜姬父於敬侯及正信為外祖父。龜姬幸生敬侯使知政事。正信召忠宗賜朝服見之。便坐容止閑雅如公王之儀。上乃為加賀守事。敬侯子忠政養敬侯孫忠繼傳其位。

石川光忠不知所以起為東市正封万石為尾鄉後川為河。

紀大臣有安藤直次水野重仲三浦為春水野清久加納直恒父野宗成渡邊直綱宗成直綱自有傳。安藤直次者基能長子重信兄也。姊川之戰直次与大夫保忠隣擊走越候騎攻乾城不利還直次出食。

懷中跪進參公。曰直次愛我者長湫之戰突陣破殺大將子池田之助見井伊直政先衆親戰曰子掌進退士卒若与之爭先失職而士卒無令之者直政乃立兩護軍隼砲出敵之右直次言公分出其左敵乃大乱慶長五年以行人兼砲隊將後關原之軍直次善戰然不務成名常欲挫敵已人以是難之質朴尚儉視国如家伏見邸畜鯉二百頭于池至饗會津侯使人求澱之鯉直次怒曰勞人費地而置不中食之魚耶命主者矣之神祖移駿府為知政事帶刀先生食五千石父之正成言上曰臣与正純封侯而

直次獨居臣等之後上驚曰此非吾志也子何不先言之乎且直次過人遠矣即日台封万石奠封二子之年与其租家因是大富上見賴宣於諸子中剽輕好事擇可為傳者難其人熟思無過直次者而難言之直次知從容言之神祖大悅十四年封賴宣于遠駿五十万石十五年以直次兼賴宣傳甲寅加越兵傳城、不可登死傷山積神祖遣使者退兵前後十輩愧無先退直次至曰先至者先退衆聞直次之言乃退直次歸嘗渴甚主者曰是皆上之所御不与一杯直次罵曰上下同食豈不同罷耶上乃叱曰汝不

知軍法從是軍中益貴簡易明年馳驅厲衆轉敗為勝常多或指其子死告之不願曰飼狗戰散抱其死悲傷有過常者神祖厭代賴宣就封橫拱直次封樾川二万石罷知政事既上移賴宣為紀侯封直次甲邊三万石屬士邑二万五千石阪之平也神祖相地于泉頭將居焉人咸曰封賴宣于駿百万石於是紀地雖廣確確正木氏常言恨之直次聞之入見曰過不及一耳大夫人何以此為言此言數聞非侯之福也上既移紀侯令直次誓直次曰臣無告君之義君有不善棟之不聽則死夫既令臣事又教之貳不可

上乃不盟于藩臣直次悉心匡正不顧人之言有獻
蠻人所造金目者紀侯得自樓上望見行路恐無過
其下者召直次觀之直次投之柱撞碎而進曰臣
聞昔者君人者之服前有冕旒所以蔽其明也苟有
難曠所以壅其聰也君之治國不用賢者為耳目欲
假眼鏡之明不亦左乎又常怒郎中親斬殺之直次
諫曰郎中有罪當下諸吏、、有罪當下臣等今君
以臣為不肖而親為獄吏之所為臣等何以生為前
指股出血直次死紀侯攘裳見瓜之痕泣曰微彼人
之言我其不能保紀至駿侯好殺与駿相朝倉宣正

松平志摩書責以愛死不諫二子不能用駿侯被誅
二子得罪求見直次、、謝不見詰人曰既不能全
其主又無匡救之言何面目求見人哉或曰君言大
過君侯之能聽子之幸也直次曰諸君何謬此非我
之幸也君之幸也且君安得不聽我之言神祖曾稱
正成信吉之能一郎中曰直次不如二子者耶神祖
曰否彼固不待我言其坐朝無所可否吏請事則曰
諸人以此嘲之有風雨夜捕魚禁地者吏請罪之直
次不可令更鞠問出曰適一開口不如無言上辭如
故直次曰卿不知為吏甲巳首何不問乙何于巳事

告甲何冒風雨夜行問之乙固盜魚告人自免甲但
一出耳遂逐甲殺乙從是吏謹職無敢譏德祖以耆
宿尤重之至將遊紀邱聞其主掌饗禮遣土井利勝
往視是時利勝尊貴日々往立其側心望其有異見
直次不謝曰上言是君弱宜日未見吏謀事善則已
不善則却之有數至數却者利勝以為殊無短長曰
如是乎不速成何不告君所為善哉直次乃嘆曰上
之所言是已苟如君之言乎諉事于上無熟計中否
彼不成其材我不知其能我老矣欲育人才遺我後
也遲疾固不害于事且庸詎識我所為善不若人所

為善哉利勝大愕以為然至預政与吏計事必如直
次之教必曰子之同官為奚若臣屬為奚若父子兄
弟宗族為奚若而後擇善者從之為太宗時名臣直
次年八十三卒子孫世為命卿孫直清時初侯尚存
聞直清買駿馬責曰国君好馬不使將士乘羸瘠官
長好馬不使所屬策疲駑且子不聞漢文帝卻千里
馬乎當此時天下稱直次能諫紀侯能聽諸侯相莫
及直次者初駿府令彦坂光正封二万石与直次為
相剛戾不相下彙相印歸朝以水野重仲代之
重仲者信元弟也小田原平為大將將以関原之功

為對馬守後為水戶卿封侯後因封濱松是時濱松
侯忠賴為人所殺因除其衆相聚為盜重仲与少弟
分長就封盜賊逃散出境後又從因封新宮与直次
並為相從是安藤氏水野氏諸大夫莫敢与抗礼重
仲子重良有文武之器仕江都宮衛將於路守父卒
如紀為相紀侯出見有刈麥未收曰是百姓之命也
踏藉者有刑重良諫曰民有以此窺君夫人君固當
掃路而行外寬內深欲以虛聲附民非君子之道也
紀侯曰善為之蠲襍稅紓民知政事直孝見紀世子
曰君之出師臣願先行掃路滿坐皆賀重良正色曰

重良在何得出此言其不懾勢如此
正木為春紀侯母万姬弟本姓上叔王父時忠属里
見氏食勝浦五万石至小田原滅父邦時失勝浦後
德祖許万姬復封不果死以其先高救曾細三浦氏
召為春為三浦氏仕水戶封侯長門守迨直次死使
為政紀侯召由比正雪未見之為春知正雪有邪謀
与父野宗成逐出之境正雪敗紀因以全
水野清父者忠政庶兄清重子也清重与高木清秀
以追岡崎人送大夫人者而不獲為信光所逐從尾
君死于有岡之戰大見藤六從公擊賊臨陣奔賊反

欲擊參公、怒見戰屢退曰我必死于賊孰能以藤
六首祭我墓雖死無憾清久曰臣能斬藤六于小豆
阪公大悅見其傷召醫見之曰勿使清久死後為使
者見尾君子有國父子共苦戰蒙創幾死長湫之戰
所將卒砲射森長一攻蟹江直突入門中四矢反慶
長十四年命仕賴宣

加納直恒父曰久利駿人也以食邑常茨木臣于水
戶從國如紀直恒稍貴預政紀有某計理財某計者
用財之道數移不急濟急吏請減祿濟諸道大臣咸
曰無害直恒曰諸君為善詛大臣恐止朝罷紀侯謂

直恒曰彼咸國重臣不可廷辱紀侯為捕鯨鐘鼓旗
幟如習水軍朝廷召責邸吏是時侯當朝三浦為時
渡邊直綱以為稱病待事畢直恒曰不可朝廷問之
以實對耳不行疑以為反紀侯從之朝廷不問直恒
子政直孫政信咸大隅守

水戶卿有中山信吉山野邊義春

中山信吉者照守弟也少為親信有司見上便坐出
有易人之善刀者信吉知而言之因之知名稍貴列
知政事慶長十二年立為威侯傳迨封水戶增食二
万石十九年留威侯往伐阪謂信吉曰使童子守此

都者以汝故也汝有父之風臨節不變必適我舉其
後有告戚族不奉法徵其相信吉至問宰臣曰上徵
水戶相諸君知何事宰臣咸曰不知信吉曰必族之
故不言不信言之不忠不如死趨出不見上德祖聞
之曰如此必悛不俟我言之戚族於是勉行修德為
宗室之儀表信吉為備前守太宗時卒子信正字子
直仕為親衛代父為水戶相子孫与山野邊氏同為
命卿

越前有兩本多竹島周防久世但馬皆因事附見
萩田主馬越後人也事上杉義春年十七鏖殺越猛

將北條長国後事越前未知也神祖讓越族長国不
死越後不可知也使景勝有越後者主馬也而汝以
衆人遇之不知人也甚矣族乃十倍其祿阪之役謂
嗣族有可進有不可進君其待之伏橋下而待頃之
起麾之一戰大捷後從光長徙越後封厭川万五千
石光長末年相小栗正矩引其孫主馬為次相以為
已助主馬知正矩茲稱病不拜坐不能相和囚于松
江正矩敗流主馬八丈

駿族相朝倉宣正王父景高者与弟孝景争有越前
死父有重逃歸于參伐木安倍山通駿甲之道宣正

從攻上田取城下之木致城兵擊之至大櫓之下軍
吏為犯法遣戍吾妻後為堺令半歲免元和五年立
忠長為駿侯宣正与鳥居成次為之相以宣正為筑
後守封万石久之封拭川二万五千石淺妃薨忠長
失寵罪惡日聞于上寬永八年召宣正讓曰駿侯病
狂悖汝無一言之諫之因諸酒井忠行既釋為駿府
留守從駿侯于高崎途中微至江都坐不匡救免侯
囚于郡山弟在重後為江都令
鳥居成次元忠次子也元忠已死于三成之難迨擒
三成至与之成次曰我為子捕得成次曩聞三成厚

葬父解縛享礼之且日婦之謝曰先臣死于命非死
于仇留之一日夜足使天下知恤父之厚請附之有
司上悅其義封之万八千石再從攻阪斬首二百餘
級德祖用為駿侯傳曰孺子未有識也今立汝為爭
臣若不從汝具以告我封郡内三万八千石為土佐
守寬永八年遣駿侯就国侯大悅使告成次
時病劇聞之起曰是臣常所言君不知以不祥為善
事近太上体不安在遠將台然却遣就国若不病必
不如此臣若不死必亦復君天哉君不得復見君父
也慟哭遂死子成行嗣為於路守時駿侯惡益露横

生是非折成行等成行亦盡心諫爭無益至亡成行
執死山歎

忠輝傳皆川廣熙自有傳其餘目事附見

花井遠江明人也以善謠鼓得入侍左右取阿茶前
所生子為妻因教忠輝擊鼓遂用為傳迨封越前為
松代留守遠江守食二石益食厩川三万石長子主
水正義雄娶溝口宜雄女、嫁村上義明大久保長
安子長次權勢傾國致仕食五千石其邑死与少子
義房義雄自厩川移封松本長子義賢賜松平氏食
万石義雄怙侈凌人譖殺賢相山田長門罷逐皆川

廣熙勢過父時大老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疾之切齒
以阿茶故未有殺焉乙卯攻阪斬百餘級然誤忠輝
止軍義雄之為也方吏持之祭山田將監方其主假
寐緩通仙臺侯使之事使之事使得死罪以自免明
年安西右馬言義雄与其主侍姬乱欺賈人取錢諸
不法事盡覺囚厩橋自殺忠輝從朝熊以義雄為忠
以女其子義庠義賢囚古河改氏松下娶北小路宗
利女生義生臣于土井氏後聞母家貴逃之江都本
庄宗資任事加州取婦生義忠長有力恃勢橫暴義
行禁之不可潛殺之其君怒其擅殺之因乞骸骨歸

江都 會津直江兼續越後人自言樋口兼光後也少事上
叔輝席、知兼續有大畧可任事會与板城主直
江実綱死令兼續為之後輝席死事景勝專制國之
政從如京師為從四位下山城守既拜侍從陪臣之
盛未曾有也秀吉曾論天下人物以小早川隆景堀
直政及兼續為第一人仙臺侯政宗於衆中見兼續
出金錢于袖兼續承以扇反覆視之侯以為敬已謂
曰但手執之兼續曰陪臣雖卑手未嘗執此物侯大
慚石田三成知其可与成事結為刎頸之交漸稍語

以所欲為若成以関以東之地侯之兼續好利多信
日夜相會語天下之事其言曰大関千秋万歳之後
取天下安於反掌所憂江戸會津已二国定其餘莫
動者主君何計幸見殺兼續曰然此二国誠難圖也
壤地相接固以婚姻天下莫不服其賢無事入制朝
推有事出共征寇誰敢与之作難然臣有愚計願効
之左右臣熟念此二国不可共射同殪君願逮大関
時先滅會津、已滅移上叔氏封之若此非唯孤
江戸也臣用會津扼其後江戸雖大不足深畏也三
成乃使人鳩氏卿白移景勝于會津矯命以米澤三

十二万石与兼續毋何秀吉薨神祖乘天下之柄景
勝就封會津欲移治神刺原留兼續便請之迨景勝
之去如澤山見三成、曰曩主君教臣計今復從
何策兼續曰我誤寡君不朝及不請移治如此內府
必問、而不服舉兵往擊待兵之接如阪聲內府之
罪東向挾幼主号令諸侯莫不響應公戍其西寡居
伐其東十八九必成矣三成曰善如主君教景勝信
兼續之言城神刺原除道梁水役日起明年神祖使
伊奈今成召景勝不來使所善遇僧承允遺兼續書
責不朝幼主背天下之約於是兼續以实告景勝驚

且怒然業已結不解与共謀及令兼續答承允書不
遜其七月神祖率諸侯伐會津聞三成舉兵攻伏見
自小山引兵南歸兼續欲追之不可佐竹義宣撤寺
山鐘城戍与景勝不相聞相馬義胤如宇都宮兼續
以為三成不能待期舉事倉卒必敗三成敗則是天
下与我也會津雖大不足當天下之兵欲及其未定
伐取山形將兵四万人北出將攻幡屋護軍叔原親
憲諫曰上山道平易攻我兵新出氣熾攻必可克上
山拔山形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雖有諸侯之
救在我後已又矣道幡屋險而多城不取則奇兵衝

我後取之乎頓兵曠日諸侯之兵集山歿兼續不可
攻幡屋拔之客將上泉通治曰三成克則義光政宗
納質請降不克則自守不給安能有所取之地為君
計不若以取幡屋為功退兵與民休息待天下之變
兼續又不可曰內府能用兵諸侯未能遽克比相持
不鮮北取最上東併仙臺驅常與之衆而衝其後庶
幾有成矣假令江戶不可入天下無若我何行攻拔
二十一城景勝又遣中山式部攻上山兼續攻長谷
堂山歿仙臺之兵壁二城之間未有大攻戰聞三成
敗使告山歿罷兵而歸山歿侯追之不克既景勝

降本多正信曰兼續與三成起此亂不誅無威天下
神祖曰受三成之約者無國無之想我不聞耳若誅
兼續此輩不自安又重動搖天下不若無誅而順其
心使正信赦兼續於是諸與三成通謀者皆勸其君
朝江者慶長七年景勝削移米澤與兼續六万石兼
續盡分諸親戚朋友所與善遇貧者與其屬士自食
五千石久之景勝卒子定勝幼無兄弟兼續以為已
從子與之有親欲名為公子定勝怨之初兼續教定
勝兵跨其脊作指縱之勢於是謂兼續曰君老矣能
復負我乎兼續乃笑伏地據其脊拔刀刺殺之問曰

君知所以死耶兼續曰知之而死
吉川廣家藝侯輝元從昆弟也父曰駿河守元春繼
母氏姓為吉川氏食雲伯隱三十万石秀吉養備前
侯女嫁廣家賜之豐臣姓為侍從藏人頭小田原之
役以万五千入守岡崎朝鮮之役明兵圍蔚山諸將
期詰且救廣家獨曰戰不可過今日不然為敵所虜
諸將從之大破明兵秀吉欲賞以地三成慧瓊沮之
曰公所謂附帟翼者秀吉乃止初廣家兄元長死仲
弟元氏次當立黑田孝高見輝元曰吉川氏者毛利
氏左臂也元氏雖長後繁津氏多病少弟廣家賢居

家立之於事成宜廣家以是得立而親黑田氏与三
成慧瓊有隙慶長五年從叔父元康屠伏見拔大津
從秀元毀阿濃津引兵北至南宮廣家以為三成敗
無日矣三成敗則毛利氏不立使人見黑田長政為
輝元請周長二州神祖許之秀元聞之驚曰黃門無
命如何棄少子廣家曰諸侯大率大閤建置尚猶率
為身之計毛利氏之起本不預大閤卻欲殺身滅宗
必執少主復不迷哉不速從噬臍無及長政遺書使
襲土佐兵秀元始不可久之曰諸將為我前峯我恐
擊之哉我當按兵不戰耳秀家不知秀元之謀移部

居前秀元對使者曰我代藝侯者侯若此不為諸君之後秀元不赴部廣家尚恐其為變帥私衆陣其前神祖誅三成移藝侯封周長二州以廣家為忠封岩國六万石後以附庸致徒役城江都甲寅老致仕猶從大阪之軍自子美濃守廣政雖附庸聞國政至玄孫廣遠時廣遠幼其母厚致重宝求為諸侯宗國侯之遂奪其政

會津相蒲生卿成本小阪氏尾州人也少居龜山去事柴田勝家于越不久又去事蒲生氏卿以其從軍數挫敵与之姓為蒲生氏秀吉造大佛使氏卿

取石于三井山氏卿自引之斬不力者以狗秀吉以為竟不可致使人止氏卿慚之与十餘妓上石歌以助之行數百步不能越日因卿成隆水蒙泥而出衆見大笑因前執索石已在岡上秀吉執其手曰氏卿有人矣至氏卿立為會津侯以卿成為阿子嶋城主未行改封二本松從敗九戶食益岡四万石秀吉會諸侯問陪臣豪傑以後藤基次渡邊光吉直江兼續掘直政等應之神祖獨稱卿成之賢加藤清正私淺野長政曰始我以內府為特善用兵者也今則不然蒲生氏人傑也會津大國也以女妻其子譽其

相于諸侯以結其心此言以足飭會津也宜我起自
岡崎有八州之地長政蹙頓曰不然君固知內府所
以興而不知卿成之助其君也君復不聞橫山喜內
笑其君乎其君謂喜內曰我適有私藏為卿成乞去
竟不使一錢賢者無節度如此乎子盍為我言之喜
內不懌曰君起自微細封大國侯以為知之今聞君
之言始不知之其不死亡者幸也君所以立大功于
天下者非特為之也以士之力也卿成舉邑之人為
君求士于天下不足則就君求為臣曩亡不得食妻
子卿成過臣餉臣五十金臣方匱餓不遑自計受其

金卿成繼以錢穀賑臣有年移臣居其家臣以為是
欲屈我也然食其粟衣其衣欲辭不得居其家有年
臣曰衣君衣食君食唯君所使之卿成曰諾薦之君
之將吏如臣者半于國君之所以立大功于天下
者非特為之也以衆之力也所以得衆者以卿成善
不惜錢財而為君餌士也今聞君之言不知卿成亦
甚由是觀之夫也固過數子清正稱善父之氏卿卒
嗣侯秀行削徙宇都宮與卿成笠間万石慶長五年
神祖伐會津至小山方當西討三成召卿成謂曰卿
在此我不復憂會津卿成曰臣未死上叔氏不敢南

出也且從于蒲生氏于斯者成欲與同死生者也雖
一當十可也上叔氏兵不足畏况有最上批其背有
伊達搯其亢乎為彼計不出征伐亦明矣迨三成亡
還秀行會津與鄉成三春四万石蒲生氏亦大岡重
政居津川町野幸和居白河小倉行陰居南山関一
利居猪苗代外池良重居南城蒲生鄉治居長沼蒲
生鄉可居伊南而秀行不能和國鄉治鄉可舉兵相
攻鄉成救鄉可至田南竟平二子重政有罷其君譖
行陰一利鄉可去之鄉成不自安欲去會津神祖使
人止之居二年秀行益濞不聽政事無大小皆決重

政鄉成竟出秀行乃以弟鄉知為鄉治子與鄉治三
春玉井數馬長沼使重政權領猪苗代万石會津乱
十七年秀行卒子忠鄉立秀行母織田氏聽政逐重
政良重還鄉成一利鄉成未至死移鄉治津川以三
春與鄉成二子鄉吉鄉舍令數馬幸和為大夫幸和
復惡鄉吉等神祖憂之召問幸和不能對黜幸和復
良重既忠鄉卒封其弟忠知松山々々民作乱鄉吉
幸和討平之忠知使鄉吉如京賀女帝関十郎志賀
真慈福西吉左誘執鄉舍待鄉吉還謀併誅之鄉吉
自京師奔江都太宗執関等從八丈母何忠知死蒲

生氏絕嗣

渡邊光吉江州人也少與藤堂高帟仕阿閉政宗年
十七擊敵于吹田冒陳斬騎一人尾君壯之攻有固
先登定伊賀功最至糠山秀吉取為麾下士食百人
糧福島正則食七十人糧會城中火起光吉不及着
甲馳附埤壞牕入城、竟除擊越于賤岳雖正則等
力戰著名光吉斬首獨多圍一宮絕道攻牙城大破
其衆初光吉傳秀吉子棄丸、、死去事中村一氏
攻山中一氏令光吉覘城可取否光吉見其可乘麾
衆破外城莫不一當百秀吉望見悅曰得此人雖万

石不足惜也軍吏以死傷多欲退光吉曰銃烟薄火
藥已盡厲士衆追取二城、、不知所向光吉曰咄
視矢銃未所是子城也跳踰敵驚散城破秀吉解所
被衣與一氏、、割兩袖與光吉曰此子之功也與
子共其賜既封駿與光吉八千石以不應秀吉之言
不受去仕增田長盛食万石長盛與三成合謀舉兵
使光吉守郡山迨三成敗盜賊蜂起光吉率兵出城
逢賊即殺盜賊逃遠不入境伊賀侯宣言將攻城屯
郡山東門外城中稍潰散獨光吉所部不失一人其
留者日責錢糧守相以為與之慰其心光吉曰不可

此輩得之亦逃已非有死節之心也叔妻子城中為質神祖命長盛居高野使子盛次紹封約未成遂為滅之本多正純以藤堂高帟池田輝政兵叔郡山有言長盛被殺者守將以兵屬光吉欲一戰死長盛乃與書光吉致城有司或誤致管鑰兵入將據門光吉獨往奪之發庫賞諸可賞者而後去是時諸侯爭在光吉々々膜目叱去復來即死出城神祖使至光吉以為高帟有故且前諸侯白之雖不受心竊欽慕辭不見神祖高帟乃與之今治二万石久之如江戸命採石房州使見安房侯果叛否還為先鋒軍于任

吉故新宮侯可二百人亡入阪光吉為小事不擊之會議諸侯不進高帟恐上之疑已見敵過前不伐大怒責光吉々々羈旅也一旦立居諸將之右惡言日至高帟待之愈厚光吉亦以為非新知專以軍事自任受責不撓諸將咸不平明年高帟至矢尾諸將遇伏而死光吉待敵亂列擊敗之追至天王寺會真田幸村還自菅田光吉還止軍平野使人語高帟曰幸村等不得過平野數万衆西南走住吉從後擊之幸村可斬幸村死阪壞取阪之功專在公請早來此高帟望光吉不救諸將罵使者曰亡虜汝逃死貪功尚

復何言使者屢反竟不肯進光吉大息曰我去平野
今日之功不成幸村入阪明日之戰未可知也使我
去此者天也高市見光吉至不与之生責不救諸將
光吉不應出曰有功見責不可与居去耕志賀作書
陣軍法如其言少通實云高市後有目疾憶一見光
吉台之不至加賀侯使人致邑五万石光吉往謝道
死

三刀谷孝和其先事尼子氏者也父父快為毛利氏
將伐朝鮮有功神祖欲見父快為人當使于京師因
黑田孝高求見之使者三反不得已一見比反有告

之者輝元大怒逐使死于外僧慧瓊閔孝和幼孤取
鞠之長崎食于細川藤孝壻兼治家藤孝奇其材厚
資贈之藤孝已不從三成居田邊慧瓊以為孝和數
如田邊知進軍之道使導攻田邊父故騎佐方元昌
諫曰田邊其壯士從羽林又無隣國之援願君無往
孝和曰不然三成之計內府也宜使之西而使之東
夫伐會津不克於退自守有餘也大者已失矣其餘
所失者必多慧瓊藤孝均之生我者也不得並報皆
死我其從有義且成者集故衆于吉田原共盟往田
邊藤孝辭遣之不可從加越之間詣忠興軍又不可

欲為藤孝死乃奪城屬之孝和衆益奮小野木公知
二萬人陳福井將攻田邊孝和多作疑兵從林中伐
毀谷衛友藤掛永勝等夜亦襲燒衛友壁明日進兵
見孝和踞席而歌衛友大怒欲伐之有渠不可踰孝
和殺人使戰徐收入城百計不破藤孝聞忠興立功
以為封丹波報子二万石云孝和大望曰我欲報之
德耳非屈于人者且何不上功于幕府聞此言甚不
憚既封豐前与之万石不受去如江都紀侯雅知其
賢資給終其身

加賀有長連龍高山長房橫山長知本多政重

事在其父正信語中

長連龍長谷部信連後也世居能州事畠山氏天正
中其下溫井景隆三宅長盛誘殺連龍父連繼兄高
連分有其地初連龍為浮屠於是亡歸尾君將兵取
八伏山破景隆長盛等以功与之能州之半屬于前
田利家仍有軍功定食小松三万五千石子好連安
藝守居卿位好連弟仕阿濃津亦位上卿
高山長房本梁田氏仕尾賜別喜氏封金沢既徙高
槻屬于荒木村重、之叛尾君知長房奉耶蘓使
其徒往召之長房乃歸尾君、被弒後秀吉戰山

崎增食七万石侍從右近大夫名為驍將後以奉耶
蘓因諸加賀利家与之二万石諫利長無攻小松後
救大正寺擊破小松兵後秀賴許長房高槻勿禁耶
蘓迨安房侯得罪辞連長房命加侯檻送京師放長
房及内藤忠俊于西洋

横山長知戰常冠軍後為山城守

薩侯貴父從子忠長台為謀臣每戰無不挫銳秀吉
欲居之伏見忠長曰臣願終身為薩臣秀吉乃遣之
還自朝鮮義弘封之万石曰泗川之捷子之力也既
討反伊集院忠棟斬之慶長五年將救宇土還屯出

水義父使忠長如伏見言義弘与反者不得已事竟
解是時子父元從義弘西逃路相失變姓名居京師
一年還後為將討耶蘓父元子父通著嶋津世祿記
八卷征韓記六卷時薩貪父通以為列侯居江都奢
侈相加而仰給子錢家終無濟給之日建議採金長
野言君先還所貸而後制国用国用与租賦相當薩
侯以其餘為卿田父通固爭止稱賢相

伊達成実仙臺諸公子也弱有勇略政宗取二本松
与之出常畱守而成実自以為功多愧居石川昭光
伊達正景下自伏見奔高野政宗悔使昭光正景追

之成實益怒遣室老仙臺遣散私衆政宗聞之盡滅其家父之神祖聞其居小田原致之百人糧會津侯不朝欲得之警動仙臺使人致邑五万石不受昭光正景相謂曰彼子不可及因片倉景綱言之復之使立二子之右攻白石有功忠宗時食二千貫之地片倉景綱先世為伊達氏重臣著名奧羽政宗嘗親滅火、熾衆退景綱曰隣國以此侮君槍突二人衆畏趨火撲滅之秀吉見其起人欲封之景綱辭曰與人賤事二姓者秀吉歎息与之邑六十四攻白石四壯士門為欲得草燒城、守使、視可降否景綱不

對使者趣取薪草使者恐走歸語守降以功為白石城守備前守阪軍起病不能從遣子重綱謂曰上雖攻阪取之當在表年乙卯重綱為先鋒至片山退軍、吏曰兵可進不可退重綱曰可進則進可退則退何常之有且不知兵法不前山乎重綱猶弱聞者大驚明日擊破阪軍取將士尺刃無不淬血阪猛將後藤政次真田幸村森勝永等咸破走

史臣曰天子諸侯有爭臣則雖無道不失其宗廟社稷我以安藤與朝倉書而觀其後事聖人之言誠有徵也直江置其君于股掌之上謀動搖天下雖其身



不終有知過于人者光吉孝和誇功樂禍不若卿成

也 多矣仙臺二子稱成實賢于已而下之難矣



不終有知過于人者光吉孝和誇功樂禍不若卿成
也 多矣仙臺二子稱成實賢于已而下之難矣

